易象管窺

易象管窺卷之十四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伏羲畫卦先奇偶兩畫以象陰陽由是而爲乾

坤六子重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奇偶兩畫所生至于文王繫彖周公係爻剛柔相推以生變化繫辭焉而命之以吉凶亦不過陰陽奇偶變通而化裁之耳故曰在其中言象爻變動皆在奇偶兩畫之中也然係辭以斷吉凶而曰動者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者人心覺悟之幾幾有善惡故應有吉凶耳剛柔者人心自然之德性乃動之所由秉者故曰立本時則用剛用柔之機會非變通則膠固執泥或太剛則折太柔則廢而不足以趨時矣故聖人斷之

以吉凶非執一不通之辭也正欲使天下趨時通變善用剛柔以正道勝夫吉凶耳蓋吉而不正則凶凶而能正即吉如堯舜不以富貴而移天下之憂以正勝吉也孔顏不以貧賤而易吾心之樂以正勝凶也何也貞者天地得之以觀日月得之以明者也故惟天下之一正能勝天下之萬變貞夫一則常勝之道在我而吉凶皆應迹矣觀顯也中庸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者也明以照臨言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

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申首一節乾坤只奇偶兩畫確者堅强能主之意隤者頹惰不撓之意確方是健隤方是順健則徑直而不艱深阻滯故其德為易順則承受而无更創造作故其德為簡兩此字指乾坤易簡而言效者呈效其理象者肖像其形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外于乾坤所謂象爻在其中矣動即剛柔相推變化而生者爻象是卦本體故云內吉凶見乎外者蓋易簡自是

乾坤大德爻象原无不善聖人欲天下後世知所趨避故變通化裁繫辭而命以吉凶使觀象玩占善用剛柔有吉无凶耳是吉凶生于人事非象爻中原有吉凶也故曰外有吉无凶則功業可成變者吉則趨之凶則避之是變凶爲吉上文所謂貞勝是已如此則可以成天下之亹亹故曰功業見乎變此聖人神道設教之情非係之以辭何由見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地生萬物人君生萬民位者戴履仁育之本故稱寶后非衆罔與守邦故守位以人人非財不生故聚人以財但謂守位以生人則公謂聚人以守位則私大學財散民聚得衆得國之說本此辭者取民之令正者以中正之制示民使民樂于供輸而无沮格之意蓋財者民之所趨辭不正則爭民施奪矣故聖人言理財必先正辭猶醫之用毒必與其畏者俱也義者上取下下供上之定分此衛生保聚之本大學所謂以義爲利也下文五聖人之制作皆聚人理財之

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史稱伏羲養六畜以充庖廚且以爲犧牲故曰庖犧象法以高厚易簡言文以飛走言宜以動植言此遠物也近取諸身總是健順之理通神明之德盡人性也類萬物之情盡物性也蓋伏羲畫八卦是狀人心之八德也純陽不爲陰撓健德也故謂之乾純陰不敢撓陽順德也故謂

之坤一陽起於重陰之下有警悟發生之意故曰震狀德之動也一陰伏於重陽之下有委曲收斂之意故曰巽狀德之入也陽再生而一陰未盡情相繫戀故曰兌狀德之說也陰再斂而一陽未消體常貞靜故曰艮狀德之止也陽陷陰中惕然不安有危懼之意焉故曰坎狀德之中堅也陰麗陽中赫然宣著有開明之象焉故曰離狀德之華麗也此皆剛柔交錯本之乾坤而乾坤不過奇偶二畫而已奇偶二畫心體分合之象也豈待觀於外象擬之以成卦哉但此

心之理通於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神者猶可
取也其餘動植之物如牛馬豕羊之類皆自文
王周公彖爻之辭所取焉得以為伏羲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
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
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
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

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按伏羲始教民佃漁以爲鮮食神農始爲耒耜以教民粒食繼又教民爲市以通貨財三者養民之大端也其時民風朴畧无事可爲所急者在食貨故惟以此爲教而巳然民用之未備者尤多也至黃帝堯舜時風起日開漸趨多事不可復如朴畧之世此窮而當變也于是通變宜民鼓舞不倦則世道大升人文聿起矣史稱上古草木皮毛以爲服但更歷黃帝其間世數甚遠豈盡如上古之俗衣服畢竟有之惟上衣下裳則制于黃帝備于堯舜此云衣裳蓋自衮衣

黼裳垂拱南面之服言也他如舟楫牛馬之利門柝弧矢之威宮室杵臼之用棺槨書契之制雖起于一時然伏羲既有佃漁則弓矢射獵未必无之神農既興耒耜則焉知无杵臼之用而虞史又稱伏羲造書契代結繩之政俱叅錯不合況聖人制器固不待因卦而後知而六十四卦又重于文王者及詳卦象與經義又絶無可解如本義所謂兩目相承噬市嗑合之類附會不經夫律曆璣衡之制度量權衡之設敦庸命討之典見于虞書者甚合易象有關治道乃一

無所及孔子之說易豈如是麄疎淺陋耶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道變化无窮神妙不測惟聖人默識心通不可以言語示人伏羲六十四卦其剛柔磨盪形體變易但可謂之象耳象者想像其似非真體也至于文王作彖辭言其象者也雖包一卦之全六爻之義然亦自其質而言之如木之材幹云耳精微之蘊言不能顯也周公作爻辭亦自效動處言其用故吉凶生焉悔吝著焉要之動

必有根則吉凶悔吝之幾非自外來也徒見其動而不知其所以動則于聖人立象盡意設卦繫辭之旨茫然無解而易道之變化无窮神妙不測者何有于我哉此章見易之妙欲學者之心悟卽上傳中所謂神明默成之意不可作承上章尚象之意說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震坎艮也陽以一奇爲成卦之主陰卦巽

離兌也陰以一偶爲成卦之主陽爲君陰爲民爻位之陰陽皆以得位不得位爲占卦主陽即多陰不害爲君子之道卦主陰縱多陽无害于小人之道故宋史姦臣傳曰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正此意也竊謂陽卦多陰此天子統萬民之象也見君子當盡道以御乎陰陰卦多陽此王侯分民之象也見小人當盡道以從陽皆扶抑之旨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伏羲畫卦始于乾坤由是或乾加于坤或坤加于乾而生六子文王重爲六十四卦於卦德皆以陰陽合而成於卦體皆以剛柔交而有此易之所成而天地之撰由此而體神明之德由此而通雖諸卦稱名繁雜不過乾坤兩畫所自出故曰雜而不越此所以爲易之門也但稽考其類如泰則有否復則有剝晉則有明夷若有方盛慮衰之意蓋人心淳必有漓世道升必有降伏羲當淳古之時已有萬世之慮故畫卦以明

終始循環之理盛衰倚伏之機使後世知窮則變變則通之道耳至于文王演卦繫辭正扶危定傾之道所以善繼羲皇慮衰之志者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往來以事言顯幽以理言彰與顯通察與闡通既來即屬往察者察其未來也來則彰顯有迹而其理復歸于无故曰微顯凡事之未來者其

理必幽察之所以闡其幽也卽上傳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之意開展視也名卽所稱之名當者一卦一名名稱其實不可紊也物如龍馬豕牛之類一名一物象其物宜不可淆也正言者直言象爻之事斷辭者明決吉凶之應備謂一展卷而義悉備故下文又從名物言辭之中歷贊其妙而末則推其用也小以物宜言大如以龍類乾馬類坤之謂惟類大故旨遠辭文槩言爲辭析辭爲言曲繁碎也中合理也肆雜陳隱含蓄也貳佐貳之貳伏羲作卜筮以前民用文王

周公則繫辭以斷吉凶而彰人事失得之報是
佐伏羲以濟民行正扶衰之意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
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
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
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
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
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按連山以艮爲首取萬物出機爲義歸藏以坤爲首取萬物入機爲義鄭玄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是周以前未有易之名至文王拘羑里作彖辭則六十四卦之義始備而易道大明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憂患文王慮世道不明人心愚眛故以爲民決疑濟行非計一身之憂患也

馮時可曰易之爲卦六十有四而聖人獨舉九卦也曰作易者其有憂患則以是九者爲處困

之道乎曰非也聖人之憂患者憂患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九卦者所以釋天下之憂患也其重在於復而先之以履與謙則有意乎其言之也夫道與器不相離而神與迹不相判也然而以道自命者率以器爲拘以神爲玩者率以迹爲滯易之爲道盡性至命變動不居者也故貴虛樂肆者依焉此聖人所深憂也憂之如何以禮勗之而已履者禮之所以行謙者禮之所自起也履以閑邪於外謙以聚精於內心可復矣復而不固其復有時而失

也故不可以不知恒恒而不通其恒有時而泥也故不可以不知損益能知損益則私欲日消天理日瑩雖處危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左右逢原如井之勿幕處處皆足至此則觸機而動順天而應如風之無所不入而無所阻礙故可以行權也學至於行權則此心眞體渾然全復矣然必以禮爲之基謙爲之柄則聖人之學可知也是故禮非明也易非幽也易爲之動禮爲之主雖不可爲典要而未嘗無典要也虛無放蕩之論詘於是矣

季彭山曰履謙以德之謹于實行者言復恒以德之原于實心者言損益以德之見于實功者言困井以德之見于實進者言巽則德盛而變通盡易適時措之宜矣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遠猶離也非書之不可遠易之道不可遠也夫

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卦雖六位然或剛或柔上下无常變易動遷數數而不居者也以其往來如寄故曰六虛典常要約也如乾之初九忽上而居于坤之上六則坤變而爲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九則乾變而爲姤惟變之所適誰得而定之此以卦變卦體言見道之屢遷而不可以爲典常也自文王繫彖周公繫爻之後則有典常可循矣出入內外從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來或自內體出而入于外或自外體出而入于內度法也以度即上傳所謂

觀其會通行其典禮也這外內之間多憂危之詞使人知所畏懼而明于憂患之故惕惕然雖无師傅之承若有父母之臨此文王周公所以啓廸天下後世者故始焉率其辭以揆其方則莫不有典常之可循然道之屢遷而變動周流所謂神无方易无體者非其人何以行之哉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化裁以盡利鼓舞以盡神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

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章專於彖爻而歸重于彖質體也文王原一卦始終之理而包羅含蓄于彖辭之中如物之有體即四章所謂彖者材也周公繫爻雖因時之所乘事之所值而相為雜揉然其大旨亦不

過推演彖辭之意故據初爻所擬之辭則其義未悉其與彖合也難知至于上爻則其事已成終其理易知矣何者本末具也本末即始終也如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上九曰亢龍有悔乾爲君龍君象也元亨利貞君德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上六曰龍戰于野蓋陰不可以乘陽坤以順乾爲德故以履霜龍戰爲戒而牝馬之貞先迷後得言順也又如泰彖云吉亨而爻言復隍否彖言不利而爻言傾否蓋趨吉乃可避凶避凶正以趨吉吉凶

相因爻彖一理可類推也故初上與六爻相雜不過因時物之不同而所以成卦之體者惟在初上所以繹彖之義者亦在初上若欲詳爻象所具之德是非之辨則非中四爻不備耳噫吉凶悔吝生于動動者人心覺悟之幾也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存亡吉凶昭然在獨知之地何必彖爻哉故知者亦觀其彖辭足矣六爻相雜爲日用不知者設也故又詳於中爻同異之辨焉二四皆陰則所爲皆柔順功同也而二多譽四多懼者以位有近與中之異也四惟近五六居

之則柔弱而有不堪之懼九居之則剛躁而有僭偪之懼二雖遠五而得中六則爲柔順中正九則爲健順相成故多譽三五皆陽才力相等功无不同而三多凶五多功者以位有貴賤之異也六五雖柔而尤有剛明之體則知危懼以免禍六三則才弱而志大自履危機中庸所謂自用自專災及其身者也九五則剛中居尊是爲利見之大人九三則過剛不中而有輕進躁動之失此功凶之所以分也然謂之曰多則亦有未必然者此雜物撰德之異而是非之辨辨

此而已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地道廣生天道大生而廣大之理悉備于人心是人道即天地之道也聖人以天覆地載而人處其中則戴天履地裁成輔相以參贊成位于中者惟人故以上畫象天下畫象地中畫象人所以責成于人者至重也然止于乾坤六子則

人情物理有所未悉處世之道有所未盡故重之而爲六于是一陰一陽之道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變動不居以效天下之動故謂之爻一爻一象各有等差故謂之物有物有則錯然相雜而條理分明故謂之文此陰陽之變化易道自然之用也然物文與爻位有相違而否者有相應而當者故吉凶生焉人能于其當者趨而順之于其否者違而避之則有吉无凶三才之道全盡于我而可以成位乎中矣

季彭山曰按卦爻之乘承比應或遠或近或寡

或多各趨所重不但陰陽有不當位而已自聖人處之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位不宜剛而遇剛亦不至於太抗位不宜柔而遇柔亦不至於太卑隨其所遇而能相濟皆吉道也在常人則剛柔之遇倚於一偏而卦爻之凶者不能避矣故文不當而凶或害之者自小人言也不然則雖凶亦吉何吉凶之可並言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

道也

世衰則道微至德則道凝正否泰剝復之交也其辭危謂人心陷溺放逸爲非皆由不知天命之可畏故特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幾非謂遇禍而始懼也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蓋心危懼必制節謹度故多平康心忽易必行險僥倖故常傾覆蓋有不得不危者此其辭危之意也故易道之大自天下國家以至語默動靜危必平易必傾應若景響无一廢者聖人之意惟欲人畏懼之心始終如一其

要歸於无咎而已然則易道之大可遠求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
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
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
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
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
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
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
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章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故能成天地之能以前民用也乾以易知坤以蕳能健順故也聖人之健順與天地合故其德行常平易而不艱難蕳約而不煩雜知主也險阻不在山川患難凡人之行好高苟難希圖僥倖者自蹈危機繁文縟節喜爲苛刻者自生掣肘易則無險蕳則無阻即不幸而險阻出于意外然素位而行无入不得是我爲主而險阻爲役也故无險无阻者天地之常知險知阻者聖人之常蓋聖人之易蕳出于自然不生效法故能說心研慮動靜皆

易簡之存存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何險何阻何吉何凶故曰定天下之吉凶也而日新富有從此出矣所謂成天下之亹亹也是故聖心之變化言動无事不吉无有不祥然百姓日用而不知賢者知之而未盡聖人忍天下之迷而不悟哉于是以制器尚象爲事使知有蓍龜之器以觀象玩占爲事使知有吉凶之來是天地設位垂象而見吉凶者聖人則之以成其能而以人謀合鬼謀百姓皆可與能矣然何以占之蓋八卦之所示者象也彖爻之所言者人情也象有

剛柔情有順逆叅互錯綜而吉凶見矣所謂占者由此而占之也然卦爻有變有不變占者必觀其動爻爻之言利者使人趨之故曰以利言此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本心也而吉凶之應有未必盡利者何哉則以人情之遷就耳如吉人情所愛也凶人情所惡也然或見動爻吉而生肆心是以惡攻其所愛也而吉變爲凶矣見動爻凶而生懼心是以愛攻其所惡也而凶變爲吉矣此吉凶之生由于愛惡之相攻也動于卦爻者迹之遠也動于人心者理之近也

如心本動于善以卦爻不吉而畏縮焉是舍近取遠而生吝于爲善之心矣爻本動于凶以吾心之覺悟而懲創焉是舍遠取近而生悔于爲惡之心矣此悔吝之生由于遠近之相取也動吉而力以趨之動凶而亟以避之眞情也利也未幾而僞心熾焉則情以僞淆而害卽隨之矣此利害之生由于情僞之相感也然愛惡情僞皆情也心所獨知者也故總以近言之人能得其本心則有吉无凶而悔吝不足言險阻不足累象爻皆筌蹄矣故著筮者聖人之所以溥利

也利害者人情之所自遷也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草廬吳氏曰人之辭由情而生將欲倍畔猶未發露中有所歉唯恐爲人所覺故其辭慙中心疑惑不能剖决意謂如此又恐不如此故其辭如木之枝兩開端岐不敢執一吉人靜重深厚故其辭謹而蔚躁人輕動淺薄故其辭易而繁誣毀善人自知非實故其辭浮游不定困阨沮

喪失所操守故其辭卑屈不伸季彭山謂此節當附于天地之大德曰生節後以與正辭之義相合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人主一身乃正位凝命之本能常操危亡亂忽之慮自然制節謹度正心修身可以福生靈保社稷易言苞桑之固蓋喻君身也程子曰人主

保身以保民其有味于身安之義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釋只重同心不必拘文辭之義物之堅者莫若金然從革則可斷同心者可與共患難齊生死非若金之可斷故曰其利斷金猶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之謂耳言者心之聲香之能襲人者莫若蘭言發于同心臭味宜爾爾夫子又曰君子和而不同何也無心之同即爲和故以于

野爲亨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本純乾之體自六來居外卦之中而成離則中虛而有中孚之義所謂履信也剛而濟之以柔所謂思乎順也故上九雖亢而能履信思順則高而不亢故曰又以尚賢也爻義本爲天祐而發然天必因人之助而祐之故兼人助而言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

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以致力力以勞成伐者矜能于已德者德色于人德盛禮恭猶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象曰萬民服君子豈以存位而致恭懷萬邦耳厚德載物故功勞不有厚于責已故德伐不形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

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聖人之心常明常覺无知而无不知无見而无不見所謂神也君子則有知幾之學知幾則亦可以至于神矣知如中庸爲已知幾以馴造于篤恭不顯之盛也故曰知幾其神乎見幾即是知幾不俟終日一徹永徹終身以之炯然常明无有起滅顏子三月不違是已知之明斷之自決故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正是見幾而作處幾有吉有凶而獨

言吉者人性有善无惡无心而動莫非善念即吉事有祥之謂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上言小懲大誡爲小人之福下言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惡者不仁不義之事不知懲誡則

積矣聖人于噬嗑專提初上兩爻釋之欲人懷刑遷善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顏子四勿請事三月不違心體潔淨所以稍有過當處即便拂拭心體不移奚待其遠而後復耶遠則不能无悔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陽剛大過苟知用柔便爲得濟自茅質素之物可以縮酒可以爲藉其用甚重喻陰柔雖賤實大有助于陽剛術以用茅爲用柔之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

寂感動靜人心之往來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一般此皆出于自然的故日月生明寒暑成歲人心崇德憧憧則失往來自然之本體矣故朋從爾思思者心之官聖人不思而得故曰何思何慮學者須以思學聖人之不思下手工夫專在主靜精義所以研幾神者至德淵微之妙靜正之體不覩不聞之地也入者由精義以馴致之也入神屈也致用信也天下之事有屈然後有信物類皆然而况于人乎用利則身安而德

崇矣此君子由賢入聖之功過此以往則由勉
而安不思而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日月寒
暑之往來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又何朋從之擾
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
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
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盜非外至之盜也即六三也上承九四下乘九
二以柔闇之才負重任而居人上猶大盜竊負

重寶慢自炫藏以生戎心是以盜誨盜也故曰

知盜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釋辭與爻辭絕不相蒙小象云以解悖大意盡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一上一下乾變爲兊坤變爲艮少男少女相配而成友致一只是構精男女之精俱到凝結而爲一故能化生一到一不到不可言構不可言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動以立民表語以誘民衆交以約民信益下之

道備矣而心實主之立心不恒則三者盡失其本無一可以與諸人者故曰莫益之此釋專重不恒心所以足小象未盡之旨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小人傾陷君子則公論不歸故名辱盤據要地則貫盈禍至故身危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任也

居大臣之位者必有仁智勇之達德乃勝其任
鼎之九四以陽居陰又乘兩陽剛之上不勝其
任位高者身危此之謂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自戶庭推極于言語密之至也詩云君子無易
由言耳屬于垣此之謂也豈必出戶庭而後有
咎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好爵只是言行纔出便加纔發便見所以言之一室而應之千里也樞一轉則戶闢而中藏畢露機一動則矢發而百步卽到喻言行之應速也動天地則神妙不測速于樞機遠于千里矣

○以上釋十七爻之辭乃孔子發前小象未盡

之旨舊散于上下繫傳之中故先後卦序俱不依次季彭山易學四同列于乾坤文言之後甚爲有見但割裂太甚卷帙太析讀易者似有不便覩今順序總附于繫傳之後庶免翻閱之難也

易象管窺卷之十四終

易象管窺卷之十五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言聖人創立蓍法代神明告人以吉凶所以贊助其幽而使其靈之顯即上傳所謂興神物以前民用齊戒以神明其德者數即大衍之數

倚者言數皆倚此而起也觀變于陰陽卽相摩相盪發揮于剛柔卽相推以成變化蓋倚參兩之數而成者也因蓍起數因數定卦因卦列爻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然卜筮之法亦只是數顯于迹者聖人幽贊之本在自家心上道德性命和順猶言說諸心理于義猶言研諸慮此神明之德與天地合者也故能窮天地陰陽剛柔之理盡性以盡人物之性以成天下之亹亹以定天下之吉凶耳謂之曰至于命實是造化在手幽明合一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者

也此幽贊之本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即陰陽陰陽剛柔天地皆有仁義即剛柔之善故下繫十章止云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未甞分屬分屬非孔子意也豈在天成象故以氣言在地成形故以質言耶六畫初二屬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故曰兼兩

分者陰陽之定體也迭用者陰陽之變通也以剛柔合陰陽可以見其非二物矣迭用故交錯于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夫乾坤者氣之祖乾坤正則氣之流行于六子者得其序故以位言艮居西北嚴凝固結之地兌居東南和悅暢達之方是氣之閉塞于艮者至兌而發洩無餘故曰通氣山澤者取其義也震居東北寅方夏之正月也月令云蟄蟲始振

蓋陽氣動而雷乃發聲也巽居西南申方夏之七月也月令云天地始肅蓋陰氣動而凉風至也故秋風荐爽雷始收聲春雷將動東風解凍有彼此追迫之勢故曰相薄舊說謂雷附風行風附雷行非確論也射字棠隻切者取弓矢射物之義夷益切者取厭逸憪怠之義水火相克而曰不相射者何蓋五行之序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水本剋火而生火之母是火又從水而生火剋水之母而土金相生是水又從火而生也相剋之中實寓相生之理相

克者以質言也相生者以理言也故曰不相射此先天八卦對待之體也相錯卽摩盪之義此後天八卦流形之用也

季彭山曰此邵子以爲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蓋得于陳希夷而爲先天之圖者也今觀先天之序陽始于震中于離盛于兌而極于乾陰始于巽中于坎盛于艮而極于坤此河圖陰陽消長從微至著之序而卦畫之成又陰陽對待兩兩相交皆出自然有非人力所能强者

不可謂伏羲无此圖也但此節所言其列與先天圖不同而三男與乾皆以陽列于前三女與坤皆以陰列于後有似于乾坤所生之六子而父母與男女一二三之序則又未嘗循也意其所重在于陰陽相交而取八卦之對待者以明體義不在于長少之序耶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本義云起震歷離兌至乾數已生之卦自巽歷坎艮至坤推未生之卦又云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與起震至乾

之說不合況震坎艮爲三男巽離兌爲三女圖位參錯相間難分已生未生之次晦翁或另有定見孔穎達順後逆前之說近儒陽自内達外故順陰自外達内故逆之說則謬矣馮時可氏欲以伏羲八卦定體之在先者爲往文王八卦流行之在後者爲來可謂發所未發矣但流行即在定體中豈得分爲順逆況其置乾于西北而一陽復于子卽震長男也震艮坎三男皆從乾聚于東北置坤于西南而一陰姤于午卽巽長女也巽離兌三女皆從坤聚于西南又焉可

謂之逆耶愚意知來者逆當以所重六十四卦說蓋聖人作易將以盡裁輔相左右之道君止于八卦則其理雖涵其用未顯何以盡變易之妙惟演爲六十四卦易道始成數計也知主也覺也將八卦計開陳設而一一以重之如以乾爲內卦由是以坤艮巽等卦重加于外則在內者爲主而順在外者皆來而逆者也而乾下坤上則知爲否乾下艮上則知爲大蓄乾下巽上則知爲小畜是否也小畜大畜也皆以乾爲主而起知于乾也所謂數往者之順知來者之逆

也即一乾卦而餘可類推矣蓋八卦之理順則各自爲用逆則交相爲用順則滯而不化逆則變化無窮此六十四卦之所以成而人情物理之變裁成輔相之法皆由此備雖推之千萬世之下不能出其範圍故曰易逆數也蓋雖逆探其變而實順因乎理非揣摸億度如術家之數學也孔子以不逆不億先覺者爲賢豈以文王之易爲逆數耶其曰五十以學易豈學知來之數耶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

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季彭山曰此序六子有生成萬物之功而歸之於乾坤也之指萬物也動則滋萌散則摧謝潤則霑濡晅則溫燥止則完結說則歡欣君則主宰藏則斂收動散潤晅因卦象而言止說君藏因卦德而言互相備也　建安丘氏曰雷動風散乾坤初爻相易而爲震巽也雨潤日晅乾坤中爻相易而爲坎離也止之說之乾坤終爻相易而爲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然六子致甲主於乾而歸於坤此父母之功也故以乾坤

終之　潘氏曰上章先言天地後言六子之相爲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六子之職後言乾坤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盖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

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者何太極是也太極雖以動靜分陰陽實以陽為君故所謂帝者以太極陽動而言也一陽生于子為乾坎之間震東方之卦在卯辰之間四陽方盛春氣發生萬物暢達帝出乎震言帝出萬物于東方震位也故又曰萬物出乎震巽居東南六陽全于巳月春夏初交生意畢達若有所以絜度之者故曰齊乎巽離居午位乃四

氣之中一陰初長陽與陰遇所謂姤也故曰相見乎離坤在西南居未申之間夏秋之交三陰方長百物漸成所謂得主有常无成代終時也帝主其始而委其成于地故曰致役乎坤兌居西方故云正秋生氣俱成殺氣未見萬物說其成而忘其殺故曰說言乎兌西北爲陰方而乾居之子亥將交一陽將動乃陰陽相薄之地也以將動之陽敵方盛之陰故曰戰乎乾卽龍戰于野之戰見不爲陰柔所侮也坎居北方爲亥子之交一陽來復之候微陽爲重陰閉錮而初

動于下有艱難阻滯之意故曰勞于坎至于艮
居東北乃建寅之月三陽方長百卉萌生雖未
出乎震齊乎巽而長成之勢駸駸乎不可遏矣
故曰成乎艮有終而後有始故曰成始成終此
卦位乃文王所定後天之學也曰出曰齊曰相
見曰致役曰說曰戰曰勞曰成皆帝之所爲所
謂天之主宰也其實不過一陽剛之爲主耳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
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

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季彭山曰莫者不能有加之意動者物之伸也撓者物之屈也燥乾也熯暴之使乾也逮及也悖拂也既盡也言震巽離兌坎艮之發育萬物无有能過之者神之各具於一卦之中也既有此神自能相濟坎離之時能以中爻交是水火之相逮也震巽之時能以初爻交是雷風之不相悖也艮兌之時能以三爻交是山澤之通氣也交則變化无窮而萬物之所以盡成也歟非

卦之本神安能如此不言乾坤者即陰陽消長之變化以見乾坤之神也震巽離兌坎皆言象而艮獨以卦名言者先即五象以名卦義而終則以一卦質言之互相備也草廬吳氏曰此言八卦之用萬物有迹可見而神在其中无迹可見然神不離乎物也即萬物之中而妙不可測者神也故曰妙萬物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

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

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

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季彭山曰八卦取象如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其性皆與卦德相合者也至於爲馬爲牛爲雉爲羊爲首爲口爲耳爲目爲圜爲輿爲君爲父爲毋爲長子爲長女之類則或以形體或以名分

亦各有所取義則假之以明象可也其餘金玉布釜玄黃繩直之類則率意而取義之淺陋者也或先或後皆无序次不足求也而荀爽集九家易解况又益之以他名則繁贅甚矣朱子嘗云廣八卦之象多不可曉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於此固已不能无疑故黄東發謂此恐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不可以爲无見也若以是說易何益於學者之德哉

序卦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

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
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
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
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
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
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
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
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
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
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

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
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
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
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
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
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
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
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

以離離者麗也

序卦下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

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

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季彭山曰序卦傳一篇說卦三篇所分也其以

序卦名者序文王六十四卦之序也文王之序始于乾坤終於既未濟其閒正卦列兩爲對者孔氏謂之變卦反卦轉兩爲一者孔氏謂之覆卦正卦者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凡八卦反卦者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既濟未濟凡五十六卦旋之爲二十八卦正也反也各以兩兩爲次者特舉一以明對待轉旋之義見兩體

者皆可變通一體者皆可往復而八卦可變六十四卦者不過卽此例而推之耳豈謂對待者止此八卦而轉旋者止此五十六卦哉故自乾而受之以坤自坤而受之以屯蒙以至於旣未濟卽其序而爲之說未爲不可使其更相推移交互以受六十四卦固非一定之例所能限也如此則語卦之序者但當據各卦之德隨其所遇而以象義相承盡變豈可別立一說以亂經旨哉今觀序卦傳多與經文不合必非聖人之言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程氏亦謂非聖人

之書可謂知言矣愚謂此必漢儒恐後學者失六十四卦之序故牽合附會以便誦記不暇求其辭義之順耳因記幼時所授于師曰天地既分厥初生民世道多屯利建侯君發蒙開治需乃化馴頑愚起訟師貞以均威不如德比附是勤柔能勝剛小畜懿文中正履帝民淳泰臻無平不陂傾否圖存何以傾之義在同人同人无我大有殷殷承之以謙和豫熏熏能无詭隨幹蠱經綸敦臨容保大觀教神强梗剛克噬嗑令申哀矜勿喜敢賁以文文煩實衰剝復相循禮

復无妄畜德完醇大大畜須養頤吉以貞陽剛大
過坎險沉淪明能脫險匪離則昏　陰陽交媾
夫婦造端咸感无心有恒別嫌炫暴者竭退遯
者完完斯大壯晉明離南進必有傷明夷幽潛
潛德正始家人自閑家睽則蹇夙吉解艱何以
解之懲窒改遷損益相仍夬決乃全濟剛以柔
巽女姤乾相遇則萃聚乃升參驟升躍困井養
寒泉辨義既精改革何難慎重若鼎器屬震男
動不可縱屹如艮山漸而不迫歸妹成權居豐
思憂世道旅遷巽入兌說水流渙散情宜品節

中孚乃安小過必慎既濟狂瀾事難愉度未濟終焉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　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伏羲先天定八卦之體文王後天得八卦之用即序卦中一順文王所演先儒猶疑非出于孔子若此篇无論次序雜亂辭垂義舛孔子亦何

不憚煩旣序之復雜之紛紛置喙耶此必春秋以後易學失傳筮師所遺占斷之說耳傳者遂附于易以爲聖人之書何謬哉

易象管窺卷之十五 終